



佛教應該到軍中去

陳德麟

一、從文藝到軍中去說起

自從文化界人士發起文藝到軍中去以來，雖祇有短短幾年的時間，但是由於這一運動的普遍展開，軍中文藝確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今天的軍中，無論那一個角落，都充滿了文藝的氣氛，掃除了文盲，使一般社會人士不得不另眼相看，一掃以往鄙視軍人是大老粗的觀念，這雖是軍人自己基於時代知識的需要而努力所得到的收穫，但如果沒有文化界人士的發起，軍中文藝決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則是不可諱言的事實。

二、耶教在軍中的勃興

再看近幾年來，耶教在軍中的發展，也有一日千里，如水銀瀉地，無所不入，這並不是一般軍人甘願捨棄其世代相傳含有高深哲理的佛教，而樂於去崇拜義理膚淺的舶來品唯神萬能的洋教，實因軍中官兵，操餘課後，心靈空虛，精神無所寄託，耶教牧師抓住這一心理，投其所需，所以不需金錢物質的引誘，聽道自然成爲消遣之一，近來者赤，近墨者黑，日染月薰，久而久之，本來傳統的佛教徒，也從不知不覺中投入耶教的懷抱去了。

三、宗教是人生精神生活的安定力

宗教是一種人生的精神內在安定力，對於社

會和個人的影響，遠勝過政治的力量，但是衆生的根器不同，故世界上也就有各種不同型的宗教，來適應人生精神的需要，以鞏固其內在的人格，寄託其空虛的心靈，所謂政以治身，教以治心，誠爲千古不磨的良言。我們高瞻遠矚的總統在他手著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第三章第三節第六段裡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其有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得不到安定，人格便限於破碎的境域，個人不能保持其完整的人格、社會也就不能保持其安定的秩序和良好的風氣……要使一個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養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學還是無能爲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才是人格內在的安定力。共匪要瓦解我們的社會，滅亡我們的國家，首先就要摧殘箝制我們的信仰自由。一般教育家和科學家或許以爲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對共匪迫害宗教的罪行，不加重視，殊不知一個人沒有信仰，就失去了人生的歸宿，一個社會沒有宗教，就失去了精神的安定力。我們要看清了共匪爲什麼要摧殘宗教，才能達成他征服世界奴役人類的目的，我們就能瞭解宗教對於個人社會的重要性了。」這一段話說明宗教對於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是何等的透澈。今天軍中，僅有耶教的發展，對耶教教義不合胃口的，就感覺興味索然，精神就無所適從寄託了。

四、軍中需要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近二千年的歷史，家家

彌陀，戶戶觀音，與中華民族文化結合，已根深蒂固，牢不可分，所講的因果定理，維繫着千多年來的社會人心，不敢爲非作歹，尤其最流行的口頭語，「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無形中不知消弭了社會上的多少明殺暗鬪的慘劇。祇要是中國人，無論其信佛教也好，不信佛教也好，對於這種因果觀念，大都是篤信不二的，對於佛教的因果故事，更是無人不口熟能詳的說出一大堆。今天軍中更需要建立這種正確的因果觀念，以針對慘極人寰，撥無因果，強佔大陸的朱毛匪幫，認識其早晚逃不出因果定律，終必走上黃巢、李闢、張獻忠之流的滅亡覆軌，來加強反攻士氣的信心。

五、軍中宏揚佛教有助反共抗俄的提前完成

有人或許會懷疑到佛教的主義是消極的，禁殺的，與軍人的須積極披堅陷陣殺敵效果的目的背道而馳，一旦佛教傳到軍中，會影響到士氣的低落。這是對佛教經典沒有深刻的研究和對佛教教義不能圓融了解所發生的錯誤觀念。這裏我且舉出幾則佛教大乘經典來作證明：大薩遮尼乾子經載：「大王當知，行法行王，設是方便，入陣戰鬪，爾時雖殺害衆生，而彼王得少輕微罪，何以故？彼法行王，爲欲入戰，先生三種慈悲心故，雖作此惡，得罪輕微，非決定受，大王當知，彼法行王，爲全衆生，爲護沙門，護沙門法，爲護妻子族姓知識，能捨身及資生物，作如是業，因此事故，彼法行王得無量福，大王當知，若爲護國養活人民，興兵戰鬪，彼時國王當先發如無罪。」因緣僧護經載：「爲護生命，寧捨國財；爲護一家，寧捨一人；爲護一村，寧捨一家；

阿里的山大的樹

心 觀 程

遊人多半為看櫻花而上阿里山。櫻花開的時間那麼短暫。紅顏命薄，好景苦短。如因日本人移植來的玩意兒而負盛名，我真替阿里的巨樹古木叫屈。

當我從火車窗中，第一眼看到那粗壯無比，衝入霄漢的大樹時，我覺到世間「偉大」一名詞，送給它才是名符其實吧！

這裡是最古的原始森林，雜樹不生，有的盡是檜木，松杉之屬。棵棵樹挺立筆直，堂堂正正，氣宇恢宏，皆為棟樑之材。

工程浩大的鐵道，穿鑿五十多山洞，為的是採伐這些名貴的木材。現在，古老巨壯的樹，被斫的差不多了。只有阿里山博物館後的植物園，慈雲寺附近，仍保留了許多和「神木」相仿的古樹。那些摩天巨木，雄壯非凡，可想見未開發時的森林姿態。林蔭深處，有日人建的一座「樹靈塔」，表示對樹的尊崇。

山間到處留有斫伐的樹根，像一個個極大的圓桌面，桌面上往往又生出一棵樹來。有一處古樹的陳跡；空枯的樹幹，如穹門，如假山。它們的年齡已古老得不可想像，因為它是遠祖的遺骸，第三代又是一株大樹了。

火車會經過一座火燒過的大山坡，粗壯名貴的大樹，不知被燒掉了多少。那些斷肢殘軀，枯骨焦骸，橫七豎八的東倒西歪。還有的在冒煙，也有的倖免遇難；受了火炙，一半枝葉枯萎了，

另半面却是青翠蔥綠。它負了傷，仍然孤傲聳立。一些小樹，大約被火焰烤死的吧；全身焦黃的僵在那裡。這一片焦林好不悽慘，我聯想到一個電影片子：「罪惡之園」。試想這寂寞的古森林，成生的過程經過幾千百年。一下子被烈焰所焚，那熊熊的火炬，直昇雲際，千年古木，數小時內，毀滅成灰燼，這浩劫多壯烈，多慘痛！

「神木」足以代表了阿里山所有的大樹。高五三尺，直入蒼冥。周圍三四公尺，要多少人才圍抱得起？近旁新建一亭，白石台階，硃紅漆柱。嘉義縣府為慶祝總統六七華誕的紀念。亭中立石碑一座，上刻「神木頌」，詞意磅礴，可惜當時沒有筆錄下來。只記得其中有：「山有主木尊為神，定是仙靈護其福……天地正氣存此身，此身萬劫不屈服」。是的，三千年了，它的年歲比釋迦牟尼佛，孔子還古遠得多。我驚訝于它健壯的存在；多少世代興衰，從它眼前流過。它俯瞰着大千，睥睨着苦難的人世；那曾經歷千秋萬劫，依然根深枝密，生氣充沛，生長復生長。韶華悠悠，能影響它什麼呢？它立在高峯之巔，獨特而冷靜，單純，赤裸，正直的生活，不憂老和死。我站在這擎天大纛之下，感到自己的生命多麼渺小而短暫啊！

我們看了浩瀚的海洋，會使人胸襟開闊，興起乘風破浪的壯志。如今，仰望這頂天立地的巨樹，浩然之氣，充塞胸臆。我以為它是：「天地精英的化身，正氣孕育的形體」。更是佛陀座下「菩提樹」的同夥；永久標榜着一個大雄大力向上的楷模！

為護一國，寧捨一村。大乘理趣經載：「不怖地獄，不求生天，不為己身而求解脫。」華嚴經載：「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字經更將「人有兵仗不能戰鬪」列為十恥之一，佛經中此種積極捨己救人的記載，實不勝例舉，其與政治家的「殺以止殺，刑期無刑，」及孟子所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之說，還要明白澈底得多，枉道以殺人，人皆知其不可，為救多數人而殺少數人，則乃大慈大悲為懷不得已而出的苦衷，不獨無罪，且可獲福。昔釋迦牟尼佛於過去世為救同舟五百人而殺一盜，結果未聞入地獄，且資之速得成佛，其捨己救人的精神，則更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說，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佛教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又說：「佛教為救世之仁，哲學之母。」今天共匪在大陸的倒行逆施，摧殘宗教，屠戮人民，已為人神之所共嫉，天理之所不容，正是佛教徒為全眾生，為護沙門，護沙門法，護妻子族姓知識，發揮佛菩薩的慈悲精神捨己救人的時候，所以佛教如能宏揚於軍中，其有助於反共抗俄的提前完成，是可斷言的。

六、佛教應該到軍中去

今天軍中，在心靈方面，固需要佛教的因果定律作精神生活內在的安定力，在反共抗俄方面，更需要宏揚佛菩薩大慈大悲捨己救人的精神配合着政治教育，來完成消滅共匪驅逐俄寇復興中華民族的大業，從上述的條件看，佛教應該到軍中去。

北臺 菩提書局

專售佛書 目錄備索
地址：臺北市萬華火車站前